燕京学报 2001.11

最近20年來的契丹文字研究概況

劉鳳翥

一　序　　説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聯合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組的成立爲契機，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熱潮。這股熱潮至今猶方興未艾。中國在80年代之前的契丹文字研究情況我已有文章作過介紹[①]。80年代以來的20年間，不論是契丹大字還是契丹小字，也不論是在資料出土方面還是在研究進展方面，在中國都取得了令世人驚歎的成績。現就這些方面的情況作一簡要綜述。我將儘可能多地把二十多年來中國（偶爾也提及外國）在契丹文字方面有影響的作者和論著作些介紹，但由於我所掌握的資料有限，難免有掛一漏萬之嫌。更由於我學識短淺，對某些論著的評介不一定能全部做到確切公允。文中所述，僅僅是我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而已。學術公器，非敢專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非屈直只有公斷。凡是真理，均不怕被冷落，更不怕時間的檢驗。時間越久，是非屈直更加分明而易於判斷。對於我的疏漏、錯誤、不公允或不恭之處，尚希海内外博雅君子批評指正和見諒。

二　契丹大字資料的出土和發表情況

契丹大字資料，從3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致每隔十年左右就出土或發表一件重要資料。例如30年代發表的《大遼大横帳蘭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②]，40年代發現並發表的《故太師銘石記》[③]，50年代出土並發表的《蕭孝忠墓誌》[④]，60年代出土的《耶律延寧墓誌》和《蕭袍魯墓誌》，70年代出土的《北

大王墓誌》和“天朝萬順”大銀錢，等等。

80年代和90年代也不例外，1988年春季出土了《耶律習涅墓誌》。共有37行，1608字，字體最爲工整。1993年7月出土的《耶律祺墓誌》，共有46行，除殘缺88字之外，尚存2845字之多。2000年2月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寶力罕吐鄉王家溝村出土的《永寧郡公主墓誌》共有36行，1486字，其中有7字已殘。字體亦最爲工整。那件暫稱清寧二年的墓誌，字體也很工整。

20年來不僅出土了重要的契丹大字資料，也發表了一大批契丹大字資料，例如《耶律延寧墓誌》發表於1980年[5]，《蕭袍魯墓誌》發表於1988年[6]，《北大王墓誌》發表於1983年[7]，《耶律習涅墓誌》發表於1991年[8]，《應曆碑》發表於1998年[9]，“天朝萬順”大銀錢發表於1981年[10]，另外的一些契丹大字的錢幣拓片發表於1985年和1994年[11]，還有一些契丹大字的印章的印樣和符牌也在這一時期發表[12]，内蒙古科右前旗紅光南山契丹大字石崖題記發表於1989年[13]。由於製版技術的進步，發表的拓本照片皆清晰，且大多有轉寫的抄録本伴隨拓本發表，兩相對照，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這與以前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以前發表的《大遼大橫帳蘭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和《故太師銘石記》的拓本照片極不清晰，更無摹本發表，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正是發表了成批的契丹大字資料，才有力地推動了契丹大字研究工作的開展。

三 契丹大字的研究狀況

80年代以來首先發表的解讀契丹大字的文章是王晴、劉鳳翥合寫的《遼上京出土的契丹大字銀幣考釋》[14]。此文正確釋出銀幣正面所鑄的四個契丹大字爲“天朝萬順”之意。

劉鳳翥的《契丹大字中的紀年考釋》[15]，主要是利用了新出土的《北大王墓誌》對契丹大字中的若干紀年做了考釋，此文釋出的年號“大康”、數目字“四”、十二生肖中的“蛇”以及“正月”的“正”等已獲得國内外學者的公認。但此文由于把數目字“六”誤解爲“庚、辛、白”，並誤釋了地支中的“酉”，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干支，數目字和年號錯了位，所釋的“開泰”、“太平”等年號都是錯誤的，出現了很大的失誤，這已被後來公布的新材料和新的

研究成果所證實。這種不嚴謹的教訓應使廣大同行引以爲戒。

馬俊山、劉鳳翥合寫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誌考釋》[16]根據墓誌的漢文部分除正確釋出“天重熙十蛇年二月十五木馬日”及人名“萬辛”之外，還正確釋出詞語“銘曰”和“聖宗皇帝”等。該文還提到“契丹大字中除了不拼音的音節文字之外，也存在拼音字”，這對認識契丹大字的性質和推動契丹大字的解讀工作都有重要意義。此文沿襲了劉鳳翥在《契丹大字中的紀年考釋》中的一些失誤，這應該由劉鳳翥負責。

劉鳳翥、于寶林合寫的《耶律延寧墓誌的契丹大字釋讀舉例》[17]一文利用與女真字對比的方法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軍”字，從而釋出了“大將軍”、“小將軍”、“金吾大將軍”和“天贊皇帝”等詞語。

閻萬章先生在1987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第三次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了《契丹文蕭袍魯墓誌考釋》的論文[18]。此文的重要意義有二：一爲使世人知道了1965年6月清理的蕭袍魯墓雖然因歷史原因遲至1983年才發表發掘報告[19]，但在報告中不僅没有發表該墓出土的契丹文墓誌，甚至隻字未提有契丹文墓誌出土之事。這實在有悖於考古報告的寫作常規，實際上在漢文誌蓋背面刻有三百多個契丹大字，並有梵文佛教呪語。閻先生在文章中轉録了契丹文墓誌全文，爲契丹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新資料，引起契丹文字學界的濃厚興趣。二爲通過與漢文墓誌的對照，正確釋出了契丹文字中的“六”和“九”這兩個關鍵性的數目字，這對於推動契丹大字的研究工作向深入發展有重要意義。另外，該文對“守太子大傅”一詞的考釋也是令人信服的。當然，此文把於義爲年號“大安”的三個契丹大字中的最後一字割裂出來强釋爲“馬”，不能不説是一個小小的失誤，這已被新出土的《耶律習涅墓誌》所證實。閻先生在以後的文章中也作了自我修正，應以他後來的意見爲準。最令人遺憾的是刊物在發此文時漏發了原稿備有的拓本照片，在原計劃發照片的封底登了廣告，實在有些捨本逐末。後來馮永謙和劉鳳翥分别在文章中發表了拓本照片[20]，才使學界便於研究。

根據閻萬章先生提供的新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劉鳳翥發表了《契丹大字中“六”的解讀歷程》[21]。該文第一句話就肯定了契丹大字中“六”的正確解讀法，從而否定了作者自己誤把此字釋爲“庚、辛、白”的錯誤釋法。該文還

提出“解讀這麽一個字經過中外學者25年的努力才達到令人稍微滿意的結果，而且還依靠了新材料的出土，從中可見解讀契丹大字之艱難”。豐田五郎於1963年首先把此字定在數目字範圍内[27]，1984年他又採取孫進己釋“六”的正確意見[28]。1987年閻萬章先生把此字砸死之後，“以往凡與此釋法相矛盾的地方都應以此釋法爲標桿而對那些矛盾另找出路而不能懷疑這種釋法。這就爲解讀契丹大字中的其它數目字和干支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文章還提出“既要勇於批評别人，更要勇於批評自己。自己的錯誤一經發現及時改正比固執己見要高超千百倍”。這固然是對豐田五郎的一種讚頌，也是對作者自己過去釋錯此字而引起的一系列失誤的一種檢討。此文仍有一些疏漏，例如西田龍雄教授於1981年發表的《從漢字産生的文字》一文中在“契丹大字”部份即把契丹大字中的“六”正確釋出[29]，作者却没有提及，難免有孤陋寡聞之嫌。

劉鳳翥的《契丹大字銀錢和遼錢上限問題》[30]對契丹大字銀錢正面的四字爲什麽釋爲“天朝萬順”作了進一步的深入説明，並對其他釋法作了説理性的學術商榷。

閻萬章先生的《關於契丹大字墓誌紀年的考釋問題》[31]很重要。文章首先探討了契丹人紀年中的天干究竟是用五行還是用五色來代替的問題。這是一個既與契丹大字有關又與契丹小字有關的問題。閻先生主張五行説，批駁了即實先生主張的五色説。其實五色説並不是即實的發明，辛兑鉉早在1937年就提出了此種説法[32]。閻先生的有些分析比較深刻，例如關於契丹語中“土”、“地”、“后土”等語詞的討論，“黑山”與“姚家族”語音詞義關係的討論，以Wu記録於義爲“壬、癸”的契丹小字讀音及其與“水”的關係問題，等等。但主張五色説者用以反對五行説的主要依據是契丹小字中釋爲十干“戊、己”的山字，在其他地方釋作“金”而不釋作“土”。閻先生在統一這一矛盾時顯得極爲勉强，並没有把問題砸死。即實爲此作了辯解[33]。在五行説和五色説莫衷一是的情況下，可採取下列兩種辦法解决這一問題：一爲各説各的，不必强求一致；二爲避開五行説和五色説，譯爲十干中的相應的字。閻先生還在文章中針對被劉鳳翥釋錯的一些字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學術商榷，對一些紀年重新作了考釋，其中大部分意見都是令人信服的。閻先生不僅訂正了别人的一些失誤，也對他自己在考釋《蕭孝忠墓誌》和《蕭袍魯墓誌》時的一些失誤進行了

自我修正。

金永田的《契丹大字〈耶律習涅墓誌〉考釋》不僅發表了墓誌拓本照片，還發表了摹本，並對墓誌進行了考釋[34]。該文根據新材料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道宗皇帝”、年號“大安”和“天慶”等語詞。

劉鳳翥根據新發表的契丹大字《蕭袍魯墓誌銘》和《耶律習涅墓誌銘》等新資料和閻萬章、金永田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並認真閱讀了豐田五郎和閻萬章對他的論難，對自己的失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承認在對契丹大字的某些年號、干支、個位數字的考釋曾出現重大失誤，在修正自己謬誤的基礎上又向前跨了一步，從而寫出了《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讀及其他》一文。1991年5月15至16日，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内陸亞細亞研究所主辦的中日聯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在京都登峰飯店舉行。劉鳳翥在5月15日下午的會上宣讀了上述論文。會後，他將論文修改補充後在臺北發表[35]。文章從解讀契丹大字“歲”入手，從而考釋出契丹大字中的“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等一系列十位數字。還釋出了契丹大字個位數字“七”，從而使十年之前作者就懷疑的個位數詞“八”得以敲定。至此，契丹大字中的十個個位數詞全部被釋出。文中還提出了契丹語中的十位數詞“不是個位數與十的簡單組合，而應是一個不可再分割的單獨的單詞”的正確論斷。並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年號“乾統”，還討論了契丹大字的性質。

已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英制高級講師阮廷焯博士（1936～1993）當時也出席了京都的討論會。他在會上聽了劉鳳翥宣讀的論文之後，受到啓發，很快就寫出了《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讀》一文，用來參加於1992年8月12至17日在臺北舉行的第三十五届世界阿爾泰學會會議。該文後來編入臺北國學文獻館於1993年出版的《第三十五届世界阿爾泰學會會議記録》。文中對契丹大字“嘉鹿山”的考釋和對契丹大字“撰”的擬音都有一定的道理。

日本的豐田五郎在研究了新發表的契丹大字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之後，發表了《解讀契丹大字的綫索》一文[36]。文中對契丹大字“西平郡王”、“王家奴郎君”、“習尼里郎君”、“太師”、“太尉”、“太保”、“使相”、“子”等語詞的解讀都是令人信服的。該文還參照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給一些契丹大字構擬了音值。

劉鳳翥又在豐田五郎論文的基礎上使研究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他發表了《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讀》[32]。此文通過與女真字對比，從而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州”字，進而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雲内州”、“静江州”等地名和“闢離剌”等人名以及“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太尉”、“衙内”等官名，還釋出了契丹大字中的“祖父”、“父”、“夫人”以及“封”、“號”等語詞。並釋出了與 i 類元音的詞幹和諧的所有格詞尾，還對一些契丹大字構擬了音值，並進一步討論了契丹大字的性質。

豐田五郎對於劉鳳翥的上述論文給予好評，他又於 1997 年發表了《契丹文字》一文[33]。文中全文翻譯了劉鳳翥上述文章的“提要”，並以“契丹大字解讀舉例”爲小標題介紹了劉鳳翥上述論文中的部分解讀成果。

1997 年是中日建交 25 週年，爲此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於此年訪華並參觀瀋陽的“九·一八”紀念館。爲了給橋本首相去瀋陽做鋪陳，日本的文字文化研究所和中國的遼寧省博物館特意於該年 8 月 19 至 20 日在瀋陽舉辦了“中日聯合文字文化研討會”，劉鳳翥應邀與會。他在會上宣讀了《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綜述》的論文[34]。此文不僅概述了契丹大字 60 年來的研究概況，還在文末附了作者認可的已經認識的契丹大字表。

1997 年也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建所 30 週年，劉鳳翥應邀爲該所學報撰寫了《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35]。此文的最大意義在於把已經發表的尚有拓本可尋的全部契丹大字墓誌及相關的漢字墓誌集中摹録附於文末，並初次發表了《應曆碑》的摹本和在公開刊物上首次發表契丹大字蕭袍魯墓誌拓本照片。

上述兩文雖有些内容相同，但各有詳略，附録各異。均有利於初學此專業者起步。

聶鴻音先生在《民族語文》1999 年第 4 期上發表了《契丹大字解讀淺議》。該文主要是探討解讀契丹大字的方法，但並没有用他的方法重新解讀哪怕一個契丹大字，仍停留在議論别人解讀的契丹大字如何如何的紙上談兵階段。但在今後的契丹大字擬音研究中，此文有參考價值。

我與聶先生最大的分歧在於我不同意把日本語中“訓讀”術語引進契丹文字的研究之中。在此順便多説幾句。日本在創造文字時，大量地把漢字借用到

日本字中。這些被借入的漢字構成了日本字中的骨架，再把日本自創的假名和少量的自創的日本字與借用的漢字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日本文字。日文中借入的漢字不僅字形與漢字相同，絶大多數字義也與源出的漢字相同。這些字形字義與源出漢字相同的日本字的讀音一般却有兩種。一爲按源出漢字的讀音來讀的“音讀”。所謂按源出漢字的讀音來讀，也是相對於“訓讀”而言，不可能與源出漢字的讀音一模一樣。漢字在借入日本字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一些語音變化，只是讀音近似而已。二爲按日本固有語言的字義讀音來讀的“訓讀”。因爲日本字借入的漢字大量地存在着兩種讀音，所以才發明了“音讀”和“訓讀”這兩個術語。兩個術語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區别。没有音讀也就没有必要有訓讀。

契丹文字無論是契丹大字還是契丹小字都没有一個字有兩種讀音的情況，因而用不着用音讀和訓讀的術語來互相區别。姑就契丹大字而論，契丹大字中的絶大多數都是按漢字横平竪直、有撇、點、鈎、捺的字形結構而自行創製的新字。這些字猛一看像漢字，仔細一看又都不是漢字。契丹大字中固然也借用了少量的漢字，有些借入的漢字固然與源出的漢字的字形、字義、字音相同，但這些字一般用來記録契丹語中的特殊的漢語借詞，例如“皇帝”、“太后”、“太子”、“公主”等等。契丹民族原來没有這些概念，因而其語言中原先也没有這些單詞。隨着其與漢族交往的日漸增多，於是也就有了這些概念，並把漢語中的這些單詞借入契丹語中，構成了契丹語的一部分。契丹語中的漢語借詞雖然不少，然而記録契丹語的契丹大字並不是全部直接借用漢字來記録契丹語中的所有漢語借詞。用直接借用漢字的辦法來記録漢語借詞在契丹大字中屬於個别現象。這些形、音、義均與源出漢字相同的契丹大字只有一種讀音，並没有兩種讀音。我們只要説這些字讀什麽就行了，不必説它們“音讀”什麽，因爲“音讀”是一個專門術語，説它“音讀”什麽，必然使人要問其“訓讀”是什麽？豈不是無事生非，自找麻煩，多此一舉？契丹語中的絶大多數漢語借詞在契丹大字中是用另創的新字來記録，例如“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太尉”、“州”、“郡”、“軍”、“司徒”、“永寧郡”、“使相”、“觀察”、“夫人”等等。

契丹大字中有些字其字形、字義雖與源出的漢字相同，但其讀音却是用契丹語固有的讀音來讀，而不讀源出漢字的音，例如“五”、“百”、“冬”等等。因爲契丹民族中原先就有這些概念，因而其語言中也有表達這些概念的單詞。

契丹語中“五”讀 tao，“百”讀 Zhao，因而契丹大字“**五**”、“**百**”雖然字形、字義與源出漢字相同，其讀音却是契丹族所固有，它們分别爲 tao 和 Zhao。由於没有另外的讀音，我們只要説它們讀什麽就行了，没有必要説它們訓讀什麽。由於契丹大字是表音文字，所以契丹大字“**百五**”又可用來音譯契丹語中的漢語借詞“招討”。由於契丹語中“兔”音 taolia，所以契丹大字“**五**”又是單詞“兔”或“卯”的第一個音節。由此看來契丹大字“**五**”的功能遠比其源出的漢字要廣泛得多。

契丹小字中的原字，其與漢字字形相同者爲數更少。從目前的解讀情况來看，契丹小字中的原字，其字形凡與漢字相同，其字義並没有哪怕一個與源出漢字相同者，例如原字“**一**”的字義爲“北”，原字“**十**”的字義爲“西”，原字“**了**”的字義爲“四十”，原字“**丁**”的字義爲“二十”，原字“**山**”的字義爲“金”，等等，不一而足。字義既然與源出漢字不同，那末無論它們讀什麽都不存在“訓讀”和“音讀”的問題。那些大談特談契丹小字之訓讀者，不僅説明其對契丹小字性質之無知，也説明其根本不了解音讀和訓讀相互依存的基本概念。

除了上述的研究性文章之外，還有一些討論契丹大字印章的文章，如《從皮室印的解讀論説糾軍》[36]、《試解三棵契丹文印》[37]、《南剋印解説》[38]等等。也有幾篇討論契丹大字銀錢的文章，如《契丹字錢幣天朝萬歲釋讀疑點試析》及《契丹字錢幣釋讀疑點再探》[39]等等。由於這些文章中的所謂解讀或釋讀均屬臆測性的，並没有講出多少令人信服的道理，對研究者没有多少參考價值，故可略而不論。

綜上所述，20 年來發表的契丹大字資料還是比較多的，研究活動也是比較活躍的，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已經得到了國内外學者的公認和首肯。

四 契丹小字資料的出土與發表情况

20 年來出土和發表了兩倍於前的契丹小字資料。現將這些資料簡述如下：

1.《耶律仁先墓誌銘》 1983 年 7 月出土於遼寧省北票市小塔子鄉蓮花山村。在漢文誌蓋的背面刻有五千一百多個契丹小字的墓誌，是已發現的契丹小字資料中字數最多的一件。原石現存遼寧省博物館。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發表於 1991 年[40]。

2.《郎君行記殘石》 1982 年 11 月 1 日，我和于寶麟先生發現於陝西省乾縣乾陵鄉司馬道村的唐乾陵獻殿遺址上。内容與刻於唐乾陵前給武則天立的無字碑正面上部中央所刻的《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相同，僅殘剩了約四分之一。原石現存乾陵博物館。拓本照片首次發表於 1983 年[41]。

3.《故耶律氏銘石》 有漢文誌蓋。刻於天慶五年（1115），共 25 行。1969 年出土於内蒙古翁牛特旗山嘴子鄉毛布溝村。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發表於 1981 年[42]。原石現存赤峰市博物館。

4.《耶律宗教墓誌》 刻於漢字誌蓋背面，另有漢字墓誌，二者不是對譯的。1991 年 5 月出土於遼寧省北寧市鮑家鄉高起村。拓本照片首次發表於 1993 年[43]。摹本首次發表於 1995 年[44]。原石現存北寧市文物管理處。

5.《海棠山墓誌殘石》 羅顯明 1991 年秋發現於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的海棠山。原石現存阜新縣文物管理所。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發表於 1992 年[45]。

6.《金代博州防禦使墓誌殘石》 1993 年 9 月出土於内蒙古敖漢旗新地鄉老虎溝村。殘去了右上角和左上角，共 51 行。刻於金代大定十年（1170），下距廢除契丹字的明昌二年（1191）僅差 21 年。這是傳世契丹小字資料中時間最晚的。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發表於 1995 年[46]。原石現存内蒙古敖漢旗博物館。

7.《澤州刺史墓誌殘石》 1994 年出土於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鄉。原石現存巴林左旗博物館。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發表於 1999 年[47]。

8.《耶律永寧郎君墓誌殘石》 1995 年 3 月出土於内蒙古喀喇沁旗宫營子鄉鄭家窩鋪村。原石現存喀喇沁旗博物館。拓本和摹本均未發表。寫有墓主人名諱的右上角已經殘去。墓誌第 3 行談到墓主人的第七代祖先與遼太祖的親屬關係，從而知道墓主人爲遼代的皇族耶律氏。第 27 行有“永寧郎君”的詞句，得知墓主人爲“永寧郎君”，故命名此墓誌爲《耶律永寧郎君墓誌殘石》。墓誌中提

到兩個有生卒年月的人。一個生於清寧五年（1059），卒於大安元年（1085），享年27歲，是墓主人。另一個生於咸雍二年（1066），卒於大安三年（1087），享年22歲，是墓主人的妻子。由於墓主人没有做什麽大官，壽命又不長，所以墓誌用了26行的篇幅來述説他的家史。墓誌第27行有“清寧五己亥春”的語句。此處的“亥”實際上是“猪”。此處“猪”義的契丹小字通過解讀契丹小字中的漢語借詞“太尉”、“國”和人名“王圭”等單詞已把它的讀音構擬爲［uei］[18]。阿爾泰語系的其他諸語言中，“猪”均不讀［uei］，這説明契丹語是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中的一個獨立的語言，而不是現存某一種語言的祖語。

9.《耶律副署墓誌》 1996年夏出土於内蒙古阿魯科爾沁旗罕廟蘇木古日班呼碩嘎查（“嘎查”爲蒙古語”村”的音譯）的耶律祺家族墓群中。墓誌第3行有“副署孩子名脱倫”的詞句。據此墓發掘者齊曉光先生考證，墓主人爲耶律兀没，是耶律祺的叔父，耶律祺即《遼史》卷96有傳的耶律阿思。齊先生的上述説法尚未公開發表。原石現存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墓誌共有二石，共刻契丹小字51行，刻於乾統二年（1102）。拓本和摹本均尚未發表。

10.《耶律弘辯墓誌銘》 1996年9月出土於内蒙古札魯特旗烏日根塔拉農場的4號遼墓中。原石現存札魯特旗文物管理所。拓本照片和摹本均發表在陳乃雄教授和楊傑先生的文章中[19]。文章認爲墓誌主人是耶律忠亮顯然不對。文章所附的墓誌摹本和排印本都有些錯誤，竟然還有蒙文衍入排印本中，難脱校對不嚴之責。

11.《耶律迪烈墓誌銘》 出土情況不詳。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1997年春徵集。刻於大安八年（1092）。有漢字誌蓋，文作“南贍部洲大遼國故迪烈王墓誌文”。墓誌第26行有“大安八壬申年”的詞句。此處的“申”實際上是“猴”。至此，契丹小字中的12生肖已全部釋出。拓本照片和摹本發表於2000年[20]。

12.《太叔祖哀册》 有册蓋和册文各一石。另有漢字哀册一合。二者不是對譯的。於1997年6月初出土於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瓦林茫哈地方的遼代永慶陵（亦稱東陵、遼聖宗之陵）西側的陪葬墓中。墓主人爲遼道宗之弟耶律和魯斡（漢名弘本）。册蓋拓本照片已發表[21]。册石拓本和摹本均未

發表。原石現存巴林右旗博物館。

13.《故宋魏國妃墓誌銘》 誌蓋、誌文各一石。另有漢字墓誌一合。國妃是耶律和魯斡之妻蕭氏。其他情況同上。

14.《耶律慈特墓誌》 誌蓋、誌文各一石。誌蓋正面的中央臺面部位的題目亦用契丹小字刻寫。1997年夏季被巴林左旗的盗墓者在内蒙古阿魯科爾沁旗白音温都蘇木沙日寶特嘎查的遼墓中掘出後移走。經阿魯科爾沁旗公安局偵破後收回，於當年8月運往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保存。刻於大康八年（1082），共28行。墓主人死於大康七年，享年38歲。墓主人生平事跡不顯赫，用詳述家史的辦法以充實墓誌的篇幅，從第七代祖先叙述起，逐代叙述到墓主人。拓本和摹本將在劉鳳翥、清格勒、叢艷雙等《契丹小字新研究》中發表。

15.《耶律智先墓誌銘》 1998年8月出土於遼寧省北票市小塔子鄉蓮花山村耶律仁先家族墓群中。智先爲仁先的四弟。誌蓋正面無文字，背面刻漢字墓誌20行。誌石刻契丹小字27行，刻於大安十年（1094），由耶律固撰文，智先長子阿信書寫。原石現存北票市博物館。趙志偉、包瑞軍撰寫的考釋此墓誌的文章已發表於《民族語文》2001年第3期。

16.《耶律奴墓誌銘》 1999年9月出土於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大板鎮腰衙門村。由於雨水冲刷墓室坍塌致使墓誌暴露在外。村民包繼要把墓誌撿回家中，並於9月25日去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報告，時值週六放假，值班人員拒不接待。包繼要把自家棗樹上的棗子打下來賣了17圓錢充路費又于29日乘長途汽車去阜新市文化局報告。正在值班的張正副局長聽了報告之後，極爲重視此事，當即携阜新市博物館館長于澤民和保管部主任石金民乘車前往察看，當認定是契丹小字墓誌之後，當天就把墓誌徵集到阜新市博物館收藏。市文化局對於包繼要愛護文物的行爲獎給人民幣600圓。誌石刻契丹小字24行，没有刻完的内容又在誌蓋背面刻了24行。共48行，1274字，有些字已殘，清晰可辨者尚存一千二百餘字。耶律奴《遼史》無傳，其妻蕭意辛入《遼史》列女傳。于澤民、石金民考釋此墓誌的文章已發表於《民族語文》2001年第2期。

17.《韓敵烈墓誌》 1996年冬被巴林左旗四方城鄉孤榆樹村的張喜海和大興莊的于桂軍在該旗白音罕山的韓匡嗣家族墓群中掘出，淺埋在白音罕山密

林中的沙土内，待價而沽。1998 年 8 月 27 日，張喜海因另案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四方城派出所傳訊，張爲了立功贖罪，供認出埋藏墓誌之事。8 月 30 日，派出所所長池建學和幹警賈偉英冒雨帶着張喜海進山指認，終於把墓誌追回。結案之後，墓誌於 1999 年 4 月 13 日移交巴林左旗博物館收藏。墓誌爲每邊 75 釐米的正方形，刻於乾統元年（1101），共 34 行，1350 字，内有二字已殘。韓敵烈（亦曾譯作“韓特略”）是遼代開國功臣韓知古的六代孫。其祖父韓雯金和父親韓滌魯的名字既見於《遼史》，也見於該墓誌。墓誌的發現經過和墓誌内容已有報導[18]。拓本照片和摹本將在《民族語文》發表。

18.《韓高十墓誌》 約在 1995 年前後，巴林左旗楊家營子鄉炮仗營子村的郝喜元從該旗白音罕山的韓匡嗣家族墓群中掘出，藏在猪圈中待價而沽。1999 年 10 月 29 日被旗公安局收繳。韓高十是韓匡嗣的曾孫，韓德凝之孫，韓郭三之子。墓誌現有 26 行，内容並没有完。剩餘的内容循《耶律迪烈墓誌》和《耶律奴墓誌》之例，應該刻在誌蓋背面。公安部門應該按着有關綫索繼續去查找誌墓的下落。墓誌發現情况和墓誌内容已有報導[19]。墓誌原石現存巴林左旗博物館，墓誌拓本照片和摹本尚未發表。

19.《室魯太師墓誌碑》 2000 年夏出土於内蒙古通遼市札魯特旗伊和背鄉水泉溝四號遼墓。原石現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東部工作站（設在内蒙古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院内）。此墓發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隊長董新林先生於 2000 年 9 月 15 日向我持示拓本，一面是漢字佛經，一面是契丹小字碑文，均刻於壽昌六年（1100）。拓本照片和摹本尚未發表。

除了上述字數較多的墓誌、碑刻之外，近 20 年來還發表了一些字數較少的契丹小字資料，如魚符、洞穴墨書等[20]。此外，雖然我還聽説有另外一些契丹小字墓誌在遼寧等地出土，但我還没有見到原石或拓本，不得其詳，只好留待以後評説。

待上述尚未發表的契丹小字資料全部發表之後，必將推動契丹小字的研究更上一個新臺階。

五 契丹小字的研究狀況

集中代表中國 80 年代契丹小字研究成果的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

出版的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復禮等人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書。該書爲照相排版膠印的 40 萬字的巨册專著，内容爲資料、研究、索引三部分。全書共 800 頁。

資料部分收録了當時所見到的除《耶律仁先墓誌銘》之外的所有契丹小字資料的拓本照片，並對所有拓片與原石進行校勘後全部摹録。

研究部分在“概述”一章談了契丹語言、契丹文字的創製、契丹文字與漢字及女真字的關係、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區别、契丹文字的行用及廢止、契丹文字資料的發現、研究契丹文字的意義等問題。在“研究概况”一章中談了中國學者過去對契丹小字的研究，並概括了一份中國學者早期對契丹小字的釋讀總表。還談了國外學者對契丹小字的研究情况，概括了一份國外學者對契丹小字原字擬音總表。

在“新研究”一章中談了作者利用契丹小字中漢語借詞推定其讀音，利用契丹語言資料擴大釋讀範圍、研究契丹語音和語法規律繼續擴大釋讀範圍等問題，並附有三個契丹原字擬音表及詞語釋讀表。這一章是全書的重點與核心。從中可以看到該書在我國早期學者已釋讀的並被驗證無誤的七十多條語詞的基礎上又新釋了三百多條，共達四百多條。在國外學者對三十幾個原字的擬音擬對或基本擬對的基礎上又新擬了一百多個原字的音。新、舊擬音共達一百四十多個，約佔原字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對 24 種語法附加成分進行了討論。這些成果集中代表了中國在這一學科的學術水平，已受到國内外同行學者的高度評價和肯定。

“字形規範”章在對所有契丹小字資料進行了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對所有契丹原字及由其組成的契丹小字進行了字形規範，爲以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索引部分包括文獻題解和原字索引。題解不僅是論著目録，而且對每一條都做了扼要的介紹與評論。從中可以看到作者所掌握和參考的國内外學術信息是非常全面和及時的，也可以看出作者對契丹文字專業學術成果的鑑别能力。原字索引把每個原字出現的頻率，所有出處及其在詞語中的位置一一標示清楚，這對於今後深入研究契丹小字無疑有着重要作用。

應當順便指出，發表在這部專著中的成果中，有些是良師益友賜教的，例

如“聖元皇帝”中的“聖元”一詞的釋讀是閻萬章先生賜教的，“尚書右僕射”、“尚書右丞相”等官名的釋讀是沈彙先生賜教的。已故翁獨健先生、傅懋勣先生對該書的修改也提出過許多有益的意見。至於爲該書提供資料的單位和個人就更多了，已在書的“後記”中作了説明。這一切都説明任何一部成功的著作都必須廣採博收，依靠各界良師益友的有力支持才能完成。

由於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成員的推動，20 年來在中國出現了一次契丹小字研究高潮，研究活動極爲活躍。其特點有三：一爲參加的人數多；二爲發表的論著多；三爲對國外和港、臺的影響大。

下面對一些有代表性的作者及其論著作些介紹。

小組成員劉鳳翥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現已退休）。他在這個時期對契丹小字研究活動的主要貢獻有六：一爲發表有新成果的論著，推動研究工作不斷向深入發展。例如《契丹小字解讀再探》[55]、《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讀》[56]、《契丹小字解讀三探》[57]、《契丹小字解讀四探》[58]、《契丹小字解讀五探》[59]等論文都程度不同地解讀了一些契丹小字。其中有些成果已概括到《契丹小字研究》一書中。當然，也毋庸諱言，他的解讀也存在一些失誤，隨着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凡是他發現失誤的地方，都進行了自我修正或揚棄。對於別人與他的學術商榷，凡是他認爲是對的就虚心接受，從不固執己見。二爲盡可能多地刊布原始資料，爲別人的研究提供方便。在他的文章中曾先後全文摹録發表了《耶律宗教墓誌》、《金代博州防禦使墓誌殘石》、《海棠山墓誌殘石》和《耶律仁先墓誌》。《耶律迪烈墓誌》、《耶律奴墓誌》、《耶律智先墓誌》和《澤州刺史墓誌殘石》等資料的全文摹本雖然都在別人的文章中發表，但也均是他對照幾份拓片摹録再對照原石反復校勘後定稿並由他夫人李春敏老師摹録製版的。三爲翻譯國外論著和參加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傳遞學術信息，促進學術交流。已翻譯發表的有西田龍雄教授的《契丹文字解讀的新進展》[60]、豐田五郎先生的《契丹小字乙的新解釋》[61]和《契丹小字對四季的稱呼》[62]等。已經譯出尚未發表的有長田夏樹教授的《契丹語解讀方法論序説》[63]、豐田五郎先生的《關於契丹大字的日期》[64]等。1991 年 5 月曾率團去日本京都出席中日聯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國際研討會。1993 年 8 月曾去赤峰參加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 年 8 月曾去瀋陽出席中日聯合文字文化研討會。1998

年 7 月曾去芬蘭赫爾辛基參加世界阿爾學會第 41 届年會。在每次會議上都宣讀有關契丹文字的論文，加强了學術交流，擴大了學術影響。四爲撰寫書評和介紹契丹文字研究者的學術貢獻。不僅撰文評介過西田龍雄、長田夏樹和豐田五郎等人的文章，還發表了《王静如先生對契丹文字的學術貢獻》[65]、《評阮廷焯博士對契丹文字的研究》[66]、《羅福成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67]、《我與清格爾泰在契丹文字研究方面共同工作的印象》[68]等文章，使讀者進一步了解國内外研究契丹文字的歷史和現狀。五爲開展學術討論，活躍學術空氣。例如《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蓋的解讀》[69]、《契丹小字“山”和“𡍮”的解讀及其他》[70]等論文就是抓住某些有傾向性的重要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擺事實講道理式的學術討論的。六爲隨時進行學術綜述，對某一階段的研究情況進行總結，例如《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71]、《最近十年我國契丹文字的研究狀況》[72]、《契丹小字七十年之研究》（英文）[73]、《遼代的語言和文字》[74]等。

劉鳳翥的其他一些文章雖然重點不是解讀某一個具體的契丹字，但與解讀工作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例如《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區别》[75]、《契丹小字與漢字的關係——兼談契丹小字的製字方法》[76]、《契丹文石刻》[77]、《無字碑的破譯——契丹小字解讀》[78]、《契丹民族爲何創製兩種文字》[79]、《略論契丹語的語系歸屬與特點》[80]、《契丹文字與漢字和女真字的關係》[81]、《從契丹文推測漢語“爺”的來源》[82]等等。不僅研究了契丹文字與漢字和女真字的關係，還根據文獻記載和對契丹文字的解讀深入地研究了契丹語，把契丹語與其同屬阿爾泰語系的親屬語言如蒙古語、達斡爾語、滿語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提出了契丹語是源於鮮卑語的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中的一個獨立語言的結論，並指出了契丹語的一些特點。

小組成員于寶林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員（現已退休）。他除了與劉鳳翥合撰有《故耶律氏銘石跋尾》[83]、《契丹小字蕭仲恭墓誌考釋》[84]等研究性文章及《契丹文》[85]、《契丹字研究概况》[86]、《二十世紀之謎——武則天“無字碑”上的少數民族文字》[87]等綜述報導文章外，他們還與郭曉丹合寫了《解讀契丹小字的兩個方法》[88]。

于寶林單獨發表的文章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内容。一爲論著索引和解題，如《契丹文字文獻論著解題》[89]。此文的主要内容已概括在《契丹小字研究》

一書中。二爲書評，例如他 1980 年 8 月參加在承德召開的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會時，向大會提交的論文爲《略論“契丹文字的解讀方法”》[9]，此文是對日本村山七郎 1951 年發表的《契丹字解讀之方法》一文的評論，着重批判了契丹字源於突厥字説。又如他 1991 年 5 月去日本京都出席中日聯合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他向大會提交的論文是《略論〈契丹語研究〉及其相關的問題》[10]，其内容主要是評介日本山路廣明在 50 年代初期有關契丹文字的論著。三爲文字比較研究。例如他所發表的《契丹文字製字時借用漢字的初步研究》[12]、《西夏、契丹文字的比較研究》[13]、《契丹文字、女真文字比較研究》[14]等論文從其題目就可知道其大致内容。

小組成員清格爾泰是内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的教授（現已退休），曾任内大副校長。他用蒙文發表了《契丹文字研究的新進展》[15]，對 80 年代前期中國契丹文字的研究成就進行了綜述和評介。他還發表了《契丹小字中的動詞附加成分》[16]。這原是《契丹小字研究》一書中清先生執筆的一段。該書出版之後，清先生又在原稿的基礎上加以提高補充而寫成。此文對於解讀契丹小字中的動詞有參考價值。他還用蒙文發表了《關於契丹語中地支的稱謂》[17]，主要内容是探討契丹語中 12 生肖的讀音。由於當時契丹字中還没有出現“申猴”和“亥猪”，因而没有任何手段爲這兩個單詞構擬讀音，如果硬要擬音也無非借用蒙古語或達斡爾語等契丹語的親屬語言而已。這樣的擬音無法驗證，且冒險性很大。後來清先生又發表了《契丹語數詞及契丹小字拼讀法》[18]。此文説明了相關的三個問題：一個是《契丹國志》中一個古老傳説中所説三個可汗的名字分别爲“頭顱”、“猪”和“二十隻羊”，與“第一”、“第二”、“第三”没有聯繫。二是契丹小字中基數詞與序數詞的關係，基數詞與序數詞的寫法不同，從序數詞構成成分的分析和拼讀當中可得出基數詞的實際讀音。三是關於契丹小字的拼讀法。根據契丹小字原字的分類和元音和諧規律，可探索出比較接近契丹語的實際的拼讀法。

1997 年 8 月，清先生去韓國漢城，出席了韓國口訣學會舉辦的亞洲諸民族的文字的學術研討會。清先生向大會提交的論文是《關於契丹文字的特點》[19]。文中談了契丹族和契丹語、契丹文字的創製與通行情況，契丹文字的再發現、契丹文字的特點等問題。文末附有已認識的契丹字表。清先生還發表了《關於

契丹小字的研究》[20]，綜述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成立以來的研究成果。

小組成員陳乃雄是内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的教授（現已退休）。他在《蒙古語族語言的詞彙》[21]一文中提出契丹小字中帶點的字和不帶點的字語音區别在於尾音帶 n 和不帶 n，即字形相同的契丹小字，右上角帶點的尾音帶 n，不帶點的則尾音不帶 n。聊備一説，便於研究者思考。他的《關於遼代錢幣契丹字的釋讀情况》[22]、《近十年來我國契丹字研究》[23]、《契丹字研究述略》[24]等文章都是綜述性的。他在《近十年來我國契丹字研究》中把經過驗證無誤被公認的原字擬音和語詞釋讀與一些經不住驗證明顯是錯誤的臆測之説良莠不分地羅列在一起而不置可否，看似公允客觀，恰給人以缺乏鑑别力之感。這種對内行無用對外行無益的做法實非内行學者所應爲。作爲一個内行學者應當敢於仗義執言，不能做和事佬。要敢於肯定應該肯定的東西，更應敢於否定應該否定的東西，一時把握不準的可另作一類。這樣的綜述才有指導意義。陳教授還撰有《契丹字錢釋》[25]，所釋錢上的字是否爲契丹字，我認爲尚待驗證。至於他所撰的《契丹字錢性質探》[26]與契丹文字研究關係不大，故可略而不論。

陳教授於 1991 年去日本京都出席中日聯合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向大會提交的論文爲《契丹小字數詞“影子字”探》。此文經過修改後發表在《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2 年第 3 期。所謂影子字就是陳教授在 1988 年的文章中所説的帶點的字，即右上角帶一點的單體原字。用帶點和不帶點的説法明確易懂，用“影子字”則令人費解。日本的西田龍雄教授在京都會上就指出了這一點，並且指出“影子字”也不易譯爲外文，即使硬譯成外文也不易使外國人弄明白究竟是什麽意思。文章的結論是帶點字多用於敬語，表示尊敬所叙述的人和事。這種結論是否正確也尚待驗證。

陳乃雄教授參加了 1993 年在赤峰召開的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他向大會提交的論文爲《雲南的契丹族後裔和契丹字遺存》[27]。我認爲雲南省十幾萬自稱契丹族後裔的阿、莽、蔣等姓氏的所謂“本人”，由於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以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烏蘭察布盟博物館等單位聯合組成的“分子考古學”課題組對這些人群進行了遺傳基因（DNA）測定，並把他們的遺傳基因與從耶律羽之家族墓和耶律祺家族墓出土的遼代契丹人牙齒和契丹女屍腕骨中提取的遺傳

基因進行了比較研究，最後結論是這些人群確係契丹後裔。

現在某些文章或專著中所大談特談的雲南契丹族後裔中所存在的契丹文字是很成問題的。首先是除了阿蘇魯墓碑上確有一個正規的於義爲“首長”的契丹小字單詞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契丹字或者説不是碑上原有契丹字。有的是漢字碑文在行文中出現的“凡”的異體字，有的是漢字石碑邊沿花紋中出現的筆畫，如“一”、“十”等根本就不是文字，還有些字是現代人於最近幾年在石碑上的胡亂塗畫，根本就不是原來石碑上的文字。即使阿蘇魯墓碑上的那個契丹小字究竟刻於何時也值得推敲，因爲它的筆畫與刻於道光年間的漢字碑文並不一致。是契丹後裔是一回事，是否還有契丹字遺存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建議在談論雲南契丹族後裔中契丹字遺存問題時應持慎重嚴肅的態度。

已故中國遼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會副會長蘇赫（1924～1999）先生是《故耶律氏銘石》的發掘者和最早的研究者。他的《故耶律氏銘石考釋》[108]雖然正式發表於 1981 年，但早在 1979 年出版的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刊印的《文物通訊》第 8 期上即以《故耶律氏銘石初考》爲題發表過。因而對於“天慶”年號，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與《故耶律氏銘石》的撰者同爲耶律固以及“高州觀察使”等官職名稱的解讀之功應歸於蘇赫先生。蘇先生在京都會議上又就上述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闡述。

已故閻萬章先生在 80 年代發表的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有《契丹文遼道宗皇帝、皇后哀册和故耶律氏銘石的撰寫人初探》[109]、《河北興隆金墓出土契丹文墓誌考釋》[110]等。這兩篇文章由於均發表在前面已經提及的《故耶律氏銘石考釋》和《契丹小字蕭仲恭墓誌考釋》之後，其學術價值也就大爲減色，但仍有一些足資參考之處。

閻先生 90 年代發表的有關契丹小字的文章有《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銘〉考釋》[111]、《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考釋》[112]等，解讀了這兩件墓誌中的一些官名、地名、人名等。

閻先生也接到了出席京都會議的請柬。他也計劃前往，爲大會撰寫了《關於契丹小字遼道宗哀册的考釋問題》的論文。怎奈他臨時因身體欠佳未能前往。但他的論文的復印件作爲書面發言散發給了與會者。會議主辦者原計劃出版會議論文集，可能因文章數量太少之故，論文集一直没有印出來。1996 年

閻先生病故後，劉鳳翥與時任《遼海文物學刊》常務副主編的北大同學姚義田先生進行聯絡，由劉鳳翥提供論文復印件才將論文發表於《遼海文物學刊》終刊號即 1997 年第 2 期。

沈彙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編審（現已退休）。由於其編輯職業的關係曾最早接觸《契丹小字研究》一書的初稿。以此爲契機，引起了他對契丹文字的濃厚興趣，他曾對書稿多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例如儘可能地多發掘契丹小字中的漢語借詞就是他建議的。有些語詞的釋讀如“尚書右丞相”等也是他提示的。他先後發表了《論契丹小字的創製與解讀——兼論達斡爾族的族源》[113]、《契丹小字石刻撰人考》[114]等論文。探討了契丹大小字的區別及相互關係、契丹語與達斡爾語的關係並對若干契丹小字如“齊國”、“回謝”等語詞進行了解讀。文中還提到契丹小字《興宗哀册》的撰者爲耶律良，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的撰者爲耶律庶箴。這些意見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王弘力先生是遼寧美術出版社的著名畫家。他善畫歷史人物，他的連環畫《十五貫》在全國評比中曾獲得一等獎。他對契丹文字的研究是業餘愛好。他的《對“契丹小字字源舉隅”的幾點商榷》[115]一文討論了契丹語“瓦里”、“滑里”等語詞的讀音及實際意義，於義爲“虎”、“又”、“再”等契丹小字的解讀，並提出於義爲“聖”的契丹小字應讀如“墨毒”並與匈奴語“冒頓”相聯繫。有些意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的《契丹小字墓誌研究》[116]共有 29 節，其中較有參考價值的是下列部分：認同長田夏樹教授所主張的《許王墓誌》的墓主人爲耶律斡特剌的意見，契丹小字蕭仲恭的“仲”與“次年”的“次”相聯繫，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詞的含意，契丹小字中“序”與“朔”的關係，把已釋出的契丹小字年號參照蒙古語和達斡爾語等親屬語言所作的擬音與義釋，契丹小字“男孩”、“長子”、“次子”、“三子”、“四子”、“享年”、“六十”等語詞的解讀，仁懿皇后享年 62 歲，等等。他的《契丹小字中之“契丹”》[117]對於學術界何爲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詞的不同意見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了他個人的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意見。王先生還曾發表過《契丹小字宮殿解》[118]。綜觀王先生的各篇論著，每篇都有一些值得參考的意見，但也普遍存在着憑主觀意志擬音和釋義的現象。這種情況如果過多，必然降低文章的科學性和可信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聶鴻音研究員的《論契丹語中漢語借詞的音

系基礎》[119]從語言學的角度科學地探討了契丹小字中漢語借詞的音系基礎。這對於更加確切地構擬契丹原字的音值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

即實就是巴圖的筆名。他是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現已離休）。20年來，有關契丹小字的論著，他已發表二十多篇。其中大致可分爲四類：一爲自己從事的研究，如《契丹字源一斑》[120]、《契丹小字字源舉隅》[121]、《契丹國號解》[122]、《解**由及**及其他》[123]、《關於契丹數詞音讀問題》[124]、《從**父 母**説起》[125]、《契丹小字解讀拾零》[126]、《契丹小字解讀拾零續》[127]、《〈糺鄰墓誌〉釋讀述略》[128]等。二爲與他人進行的學術商榷，如《關於**山山**二字》[129]、《皇黄無同義——讀〈契丹小字解讀再探〉所見》[130]等。三爲對於別人與他進行的商榷意見所作的辯解，如《**又**不等於**又及**》[131]、《關於契丹小字的幾個問題》[132]等。四爲資料整理，例如《〈糺鄰墓誌〉校抄本及其他》[133]等。

集中代表即實先生研究成果的是他於1996年在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的659頁的專著《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此書不僅逐一考釋了當時他能接觸到的契丹小字資料，還轉載了幾篇他經過修改的已發表過的文章。並附有解讀總表和鉛字排印的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

綜觀即實先生的全部論著，雖然他也提出過某些有益的見解，例如在我國最早提出契丹人用五色代替十干的意見，並加以闡發和宣傳；對於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蓋中篆體契丹原字恢復爲楷體及其組字等無疑都對契丹小字的研究工作起過一些推動作用；某些商榷意見例如對劉鳳翥所釋“可敦”、“夷不堇”等詞的商榷也是有道理的；他也正確解讀了一批契丹小字，如“父”、“母”、“妻”、“子”、“伯”、“仲”、“季”、“舅”、“家”、“别胥”、“六部”，等等，但就總體而言，他在擬音和釋義方面都普遍存在着極大的任意臆測性。往往在不講任何道理的情況下，大量地使用“應讀”、“當讀”、“似讀”等武斷術語來主觀地給某些原字擬音，既缺乏科學根據，更缺乏科學驗證。説明確些，他不是由已知推未知，而是由未知推未知，他推出來的一系列的所謂“知”仍爲未知。其所謂親屬語言的驗證，内行人一眼即可看出，其擬音時由於是不需要任何依據的主觀構擬，當然是按親屬語言的相近音暗中擬就，再回過頭來用親屬語言“驗證”，其結果無論多麽“脗合”，正如同原告又充當證人一樣，没有任何科學意義。同樣，其字源説也往往是按着其主觀意圖而找的極爲牽强的“字源”。

其擬音是如此，釋義亦如此。他還按着他的所謂“解讀”，任意更改契丹小字原始資料的名稱，例如把《蕭仲恭墓誌》改稱《戈也昆墓誌》、把《許王墓誌》改稱《森訥墓誌》、把《耶律仁先墓誌》改稱《糺鄰墓誌》等等。他所認爲的墓主人名諱的契丹小字，例如被他擬音爲“戈也昆”的那個字是否爲墓主人的名諱還在兩可之間，退一萬步説，那個字即使是墓主人的名字，是否讀“戈也昆”也存在問題。在這些問題都還没有論證清楚的前提下隨意更改原始資料的名稱容易在學界造成混淆，因而是極不嚴肅的非科學態度。其説多不被國内外的同行採納，蓋因於此。

北京圖書館的黄振華先生先後發表了《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構造規律新探》[134]、《契丹文“郎君行記”新釋》[135]、《契丹文天干名稱考》[136]、《契丹文地支名稱考》[137]、《契丹文字新釋》[138]等論文。他所用的解讀方法、所擬的音、所釋的義均與國内外所公認的成果無任何相同之處。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曾招來兩篇商榷文章，其以後的文章由於商不勝商，就没有人再理睬他。我對他的所有“成果”只能用“不敢恭維”四字來表達我的全部看法。

廣州師範學院的高路加發表的《契丹小字的製作與突厥文》[139]一文仍然按着日本村山七郎教授50年代的思路[140]認爲契丹原字有源於突厥字者，實在過於落伍。他的《契丹原字“**六**”音值考》[141]提出該原字音［r］而不音［I］的意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的《契丹小字詞語雜考》[142]對於“首長”、“審密”等詞的解讀有一定的道理。他的《契丹小字複數符號探索》[143]指出了契丹小字中的一些複數詞尾。但也存在不够嚴謹，對於不利於其論點的資料有故意回避甚至篡改原始資料以遷就其論點的情況。

日本的豐田五郎除了發表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契丹小字對四季的稱呼》之外，還用中文發表了《關於契丹小字的幾點探索》[144]、《關於契丹小字的方位和一些數詞》[145]、《契丹小字中保存的中古蒙古語的痕蹟》[146]等文章。他還有大批日文稿件尚待發表。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筆耕不已。作爲一位契丹文字的業餘愛好者（他原是銀行職員，現已退休）爲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已故阮廷焯博士向京都會議提交的論文是《契丹小字銅鏡新考》。此文經過修改後發表於臺北《漢學研究》1993年第11卷第1期。此文不僅概述了契丹小字銅鏡銘文的考釋史，還對傳世的三種形式的契丹小字銅鏡的銘文考釋提

出了他的一些有益的見解。

中央民族大學的寶玉柱先生發表了《古鏡契丹字銘文釋讀》[140]，文中對"寶坻官"式的契丹小字銅鏡的銘文提出了他的一些解讀看法，值得參考。內蒙古喀喇沁旗只出土一面契丹文銅鏡，那就是出土於該旗永豐鄉房身地村被鄭瑞峰從廢品收購站購得捐獻給喀喇沁旗博物館現借展於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者。作者由於不知原委，誤認爲該旗出土兩面這類銅鏡。寶玉柱還發表了《契丹小字文獻漢語借詞釋讀》[141]。此文有二失：一爲臆測成分太多，二爲過於用蒙古語來釋讀契丹小字。因此，他所釋讀的一些契丹小字後經驗證多不確。

韓寶興先生發表了《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考釋》[142]。此文雖然也釋出一些契丹小字官名，但就總體而言，此文由於把一般僅爲標音符號的原字當作了含有意思的單詞，説明作者還根本不了解契丹小字的性質，因此也就談不上什麽解讀。至於他給一百八十多個原字擬的音也多不可信。

吕振奎、袁海波、朱志民、盧迎紅、周峰、王未想、清格勒、唐彩蘭、于澤民、石金民、趙志偉、包瑞軍、周洪山、趙傑、池建學、叢艷雙、鄭曉光、齊曉光、董新林、梁振晶等人，或由於單位收藏有契丹小字墓誌，或由於親自參加或主持了契丹小字墓誌的發掘工作，因而都對契丹小字感興趣，均曾程度不等地向劉鳳翥請教過契丹文字問題。有的已有這方面的文章發表，有的即將發表這方面的文章。爲了普及契丹文字知識，劉鳳翥曾在遼寧師範大學、西安聯合大學師範學院、赤峰蒙古族師範專科學校、中央民族大學舉辦過契丹文字講座，並給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李桂枝教授的兩個碩士研究生關樹東和曹彦生講授契丹文字一學期。兩個學生亦有關於契丹文字的文章發表[143]。爲了使契丹文字研究工作後繼有人，劉鳳翥把關樹東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研究室專門從事遼金史和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把勤奮好學的周峰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歷史研究室專門從事遼金史和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内蒙古大學的副校長武·胡格吉勒圖教授正在帶契丹文字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吴英喆。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是女真文字專家金啓孮教授的次女，受家學影響，亦在研究契丹文字，並用日文發表了《契丹小字的表音性質》[144]。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長。契丹文字資料的陸續出土和發表在契丹文字的學術領域爲有志於此的年輕人提供了極爲廣闊美好的前景。只要埋頭

苦幹，他們必將取得更加輝煌的科研成果。真可謂後生可畏。

另外還有一些報導性或介紹性的文章，如朱成德、劉順華的《揭開契丹小字之謎》[145]、杲文川的《劉鳳翥盡搜古碑問契丹》[146]等。還有一些文章也提及契丹小字的研究工作，例如傅懋勣先生的《建國三十五年來民族語言科研工作的發展》[147]、史金波先生的《中國少數民族古文字概説》[148]等。限於篇幅就不再一一介紹。

六 結束語

綜上所述，過去的 20 年在中國是契丹文字研究工作蓬勃發展的 20 年。各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回憶過去，瞻望未來，我們對前途充滿信心。契丹文字研究工作在新到來的 21 世紀，必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我雖垂垂老矣，但也願爲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與海内外同行共勉。

注 釋

① 劉鳳翥《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載《内蒙古社會科學》1981 年第 1 期，頁 127～130；劉鳳翥《最近十年我國契丹文字研究的狀況》，載《民族研究動態》1983 年第 4 期，頁 12～17。

② 山下泰藏《大遼大横帳蘭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載《滿蒙》1935 年第 16 年（卷）第 10 號，頁 62～67。

③ 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師銘石記〉之研究》，載僞滿《國立中央博物館論叢》1942 年第 3 號，頁 67～74。

④ 劉謙《遼寧錦西西孤山出土遼墓墓誌》，載《考古通訊》1956 年第 2 期，頁 71 和圖版貳拾；閻萬章《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載《考古學報》1957 年第 2 期，頁 69～82。

⑤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代耶律延寧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80 年第 7 期，頁 18～22。

⑥ 閻萬章《契丹文蕭袍魯墓誌銘考釋》，載《民族語文》1988 年第 3 期，頁 25～28；馮永謙《補遼蕭袍魯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誌銘》，載《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頁 22～25。蕭袍魯漢文墓誌參見馮永謙《遼寧法庫前山蕭袍魯墓》，載《考古》1983 年第 7 期，頁 624～635。

⑦ 馬俊山、劉鳳翥《契丹大字〈北大王墓誌〉考釋》，載《文物》1983 年第 9 期，頁 23～

29 和 50。

⑧ 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習涅墓誌〉考釋》，載《考古》1991 年第 4 期，頁 372～379。

⑨ 劉鳳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 年新第 7 期，頁 313～338。

⑩ 王晴、劉鳳翥《遼上京出土契丹大字銀幣考釋》，載《文物》1981 年第 10 期，第 24 頁。

⑪ 賈敬顏《契丹字錢幣考》，載《內蒙古金融》總第 51 期 1985 年錢幣增刊，頁 44～47；孫繼民《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發現契丹大字金銀錢》，載《考古》1994 年第 2 期，頁 179。

⑫ 王連春、許玉林《丹東地區出土的一批古代官印》，載《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 年第 3 期，頁 56～60；項春松《內蒙古昭烏達盟發現的一批古印資料》，載《文物》1983 年第 8 期，頁 77～83；永吉縣文物管理所《吉林永吉發現契丹文銅印》，載《北方文物》1986 年第 2 期，頁 49；裴耀軍《昌圖八面城出土一枚契丹文銅印》，載《遼海文物學刊》1989 年第 2 期，頁 98；李興盛《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發現一方契丹大字銅印》，載《考古》1997 年第 8 期，頁 96；王成《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發現契丹大字銅牌》，載《考古》1999 年第 6 期，頁 58；韓仁信《內蒙古巴林右旗出土契丹大字銅符牌和石質道教符印》，載《考古》1999 年第 6 期，頁 77。

⑬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科右前旗發現六處古代墨書題記》，載《北方文物》1989 年第 1 期，頁 40～46。

⑭ 同⑩。

⑮ 載《民族語文》1982 年第 3 期，頁 49～53。

⑯ 同⑦。

⑰ 載《文物》1984 年第 5 期，頁 80～81。

⑱ 載《民族語文》1988 年第 3 期，頁 25～28。

⑲ 馮永謙《遼寧法庫前山遼蕭袍魯墓》，載《考古》1983 年第 7 期，頁 624～635。

⑳ 馮永謙《補遼蕭袍魯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誌銘》，載《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頁 32～35。劉鳳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 年新第 7 期，頁 313～338。

㉑ 載《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頁 71～72。

㉒ 豐田五郎《契丹隸字考》，載《東洋學報》1963 年第 46 卷第 1 號，頁 1～39。

㉓ 豐田五郎《關於契丹大字的日期》，載《京都產業大學國際言語科學研究所所報》第 6 卷第 1 號，1984 年 6 月刊行，頁 56～65。

㉔ 西田龍雄《從漢字產生的文字》（日文），載《言語》1981 年第 10 卷第 11 號，頁 61～73。

㉕ 載《內蒙古金融》1988 年錢幣增刊總 9 期，頁 32～40。

㉖ 載《遼海文物學刊》1990 年第 1 期，頁 82～98。

㉗ 辛兌鉉《關於契丹文哀册》，載《青丘學叢》1937 年第 28 號，頁 1～17。

㉘ 即實《契丹文紀年問題對議》，載《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瀋陽版，頁 642～656。

㉙ 同⑧。

㉚ 載臺北《漢學研究》1993 年第 11 卷第 1 期，頁 383～398。

㉛ 豐田五郎撰、蕭愛民譯《解讀契丹大字的綫索》，載蘇赫、田廣林、薛志强主編《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 年北京版，頁 298～314。

㉜ 載《民族語文》1996 年第 4 期即該雜誌創刊一百期專號。頁 37～44。

㉝ 載しにか（漢學）月刊 1997 年 6 月號，頁 28～34。

㉞ 載文字文化研究所、遼寧省博物館合編《日中合同文字文化研討會發表論文集》，1998 年 7 月京都版，頁 213～223。

㉟ 同⑨。

㊱ 載《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 年第 2 期，頁 15～22。

㊲ 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4 期，頁 86～92。

㊳ 載《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53～54。

㊴ 分別載於《內蒙古金融》1987 年錢幣增刊總 7 期第 51～ 52 頁和 1988 年錢幣增刊總 9 期第 41～44 頁及 47 頁。

㊵ 即實《〈糺鄰墓誌〉校抄本及其它》，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1 期，頁 79～106。

㊶ 羽木《二十世紀之謎——武則天“無字碑”上的少數民族文字》，載《旅遊》1983 年第 2 期。頁 32～33。

㊷ 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翁牛特旗文化館《內蒙古山嘴子“故耶律氏”墓發掘報告》，載《文物資料叢刊》第 5 輯，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頁 167～171。劉鳳翥、于寶林《故耶律氏銘石跋尾》，載《文物資料叢刊》第 5 輯，頁 175～179。

㊸ 魯寶林、辛發《北鎮遼耶律宗教墓》，載《遼海文物學刊》1993 年第 2 期，頁 36～42。

㊹ 劉鳳翥、朱志民、周洪山、趙傑《契丹小字解讀五探》，載臺北《漢學研究》1995 年第 13 卷第 2 期，頁 313～348。

㊺ 吕振奎、袁海波《遼寧阜新海棠山發現契丹小字造像碑》，載《考古》1992 年第 8 期，頁 766～768。

㊻ 朱志民《內蒙古敖漢旗老虎溝金代博州防禦使墓》，載《考古》1995 年第 9 期，頁 802～807。

㊼ 王未想《契丹小字〈澤州刺史墓誌〉殘石考釋》，載《民族語文》1999 年第 2 期，頁 78～81。

㊽ 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復禮《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北京版，第 153 頁。

㊾ 陳乃雄、楊傑《烏日根塔拉遼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誌考釋》，載《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72～88。

㊿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載《民族語文》2000 年第 1 期，頁 43～52 及封底。

(51) 清格勒《遼皇室墓出土契丹文》，《中國文物報》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33 期第 1 版。

(52) 池建學《内蒙古發現契丹小字韓特略墓誌》，載《光明日報》1999 年 4 月 2 日第 2 版。

(53) 池建學《左旗警方查獲契丹小字韓高十墓誌》，載 2000 年 6 月 9 日《赤峰日報》。

(54) 徐英章《銅魚符的由來與契丹文銅魚符》，載《遼海文物學刊》1993 年第 2 期，頁 144～145；李居正《内蒙古烏蘭哈達阿貴山洞壁題記和大黑山摩崖刻石的發現》，載《考古》1988 年第 7 期，頁 671。

(55) 載《考古學報》1983 年第 2 期，頁 255～270。

(56) 載《民族語文》1987 年第 1 期，頁 62～65 和 6。

(57) 載《聯合書院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1987 年版，頁 153～161。

(58) 載《第三十五届世界阿爾學會會議記録》，臺北《聯合報》國學文獻館 1993 年版，頁 543～568。

(59) 同㊹。

(60)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語言研究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984 年第 4 册，頁 75～94。

(61) 載《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988 年第 11 册，頁 106～108。

(62) 載《民族語文》1998 年第 1 期，頁 78～81。

(63) 載《内陸アジア言語的研究》第 1 册，神户市外國語大學 1983 年刊行，頁 1～49。

(64) 同㊸。

(65) 載《民族研究》1991 年第 6 期，頁 61～65。

(66) 載《北方文物》1993 年第 1 期，頁 65～67。

(67) 載李範文、羅茅昆等編《首届西夏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銀川版，頁 463～469。

(68) 載《論文和紀念文集》，内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52～61。

(69) 載《民族研究》1984 年第 5 期，頁 76～81。

(70) 載《宋遼金史論叢》第 1 輯，中華書局 1985 年北京版，頁 317～325。

(71) 載《内蒙古社會科學》1981 年第 1 期，頁 127～130。

(72) 載《民族研究動態》1983 年第 4 期，頁 12～17。

(73) Liu Feng Zhu：Seventy year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studies，Studia Orientalia 87，Helsinki 1999，pp．159～169．

(74) 載《博物館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62 至 71 頁和第 3 期第 41 至 58 頁。

(75) 載《内蒙古社會科學》1981 年第 5 期，頁 105～112。

(76) 載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編《東北史研究》1983 年創刊號，頁 37～44。

(77) 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 年北京版，頁 371～372。

(78) 載《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故事》，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銀川版，頁 138～142。

(79) 載臺北《歷史月刊》1989 年第 21 期，頁 116～120。

(80) 載臺北《大陸雜誌》1992 年第 84 卷第 5 期，頁 19～26。

(81) 載臺北《大陸雜誌》1993 年第 87 卷第 1 期，頁 42～48。

(82)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4 期，頁 75～76。

(83) 載《文物資料叢刊》第 5 輯，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北京版，頁 175～179。

(84) 載《民族研究》1981 年第 2 期，頁 35～39。

(85) 載《歷史教學》1980 年第 12 期，頁 61。

(86) 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北京版，頁 318～328。

(87) 同㊶。

(88) 載《社會科學戰綫》1981 年第 2 期，頁 334～337。

(89) 載北京圖書館《文獻》1984 年第 1 期，頁 198～224；第 2 期，頁 236～254；第 3 期，頁 225～236。

(90) 同(58)，頁 329～344。

(91) 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4 輯，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頁 79～109。

(92)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3 期，頁 59～64。

(93) 載《寧夏社會科學》1996 年第 3 期，頁 79～86。

(94) 載宋德金、史金波等編《紀念陳述先生逝世三周年——遼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112～125。

(95)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蒙文版 1987 年第 3 期，頁 106～132。

(96) 載《民族語文》1992 年第 2 期，頁 1～14。

⑨⑦ 載《蒙古學研究》（蒙文）1991 年第 2 期，頁 13～24。

⑨⑧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4 期，頁 1～9。

⑨⑨ 載韓國口訣學會編《亞洲諸民族的文字》，1997 年漢城版，頁 101～117。

⑩⓪ 清格爾泰《語言文字論集》，内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664～701。

⑩①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1 期，頁 105～111。

⑩② 載《内蒙古金融》總 51 期 1985 年錢幣增刊，頁 69～73。

⑩③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3 期，頁 105～133。

⑩④ 載《東亞的語言和歷史》，日本松香堂 1988 年版，頁 237～287。

⑩⑤ 載《内蒙古金融》1986 年錢幣增刊總 6 期，頁 29～30。

⑩⑥ 載《内蒙古金融》1988 年錢幣增刊總 9 期，頁 28～31。

⑩⑦ 載蘇赫、田廣林、薛志强編《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 年北京版，頁 282～290。

⑩⑧ 載《文物資料叢刊》第五輯，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北京版，頁 172～175。

⑩⑨ 載《遼寧大學學報》1982 年第 4 期，頁 60～63。

⑪⓪ 載《東北考古與歷史》創刊號，文物出版社 1982 年北京版，頁 116～123。

⑪① 載《遼海文物學刊》1992 年第 2 期，頁 74～84 和 138。

⑪② 載《遼海文物學刊》1993 年第 2 期，頁 112～117。

⑪③ 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50～57。

⑪④ 載《考古與文物》1982 年第 6 期，頁 94～98 和 83。

⑪⑤ 載《民族語文》1984 年第 3 期，頁 67～69。

⑪⑥ 載《民族語文》1986 年第 4 期，頁 56～70。

⑪⑦ 載《民族語文》1987 年第 5 期，頁 63～65 和 51。

⑪⑧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1 期，頁 61～63。

⑪⑨ 載《民族語文》1988 年第 2 期，頁 41～49。

⑫⓪ 載《社會科學輯刊》1981 年第 3 期，頁 106～109。

⑫① 載《民族語文》1982 年第 3 期，頁 54～60。

⑫② 載《社會科學輯刊》1983 年第 2 期，頁 104～110。

⑫③ 載《民族語文》1984 年第 2 期，頁 56～60 和 66。

⑫④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4 期，頁 89～100。

⑫⑤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4 期，頁 55～69。

⑫⑥ 載《東北地方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頁 64～73。

⑫⑦ 載《東北地方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頁 20～31。

⑫⑧ 載《東北地方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24～29。

⑫⑨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2 年第 3、4 期合刊號，頁 158～163。

⑬⓪ 載《内蒙古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4 期，頁 84～90。

⑬① 載《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23～29。

⑬② 載《民族語文》1986 年第 3 期，頁 66～68。

⑬③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1 期，頁 79～106。

⑬④ 載《社會科學戰綫》1981 年第 2 期，頁 326～333。

⑬⑤ 同⑦⓪，頁 295～316。

⑬⑥ 載《考古與文物》1985 年第 4 期，頁 93～95。

⑬⑦ 載《民族古籍》1986 年第 2 期，頁 9～11。

⑬⑧ 載《文史》第 37 輯，中華書局 1993 年北京版，頁 229～240。

⑬⑨ 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 年第 2 期，頁 26～27 和 46。

⑭⓪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讀の方法》，載《言語研究》1951 年第 17、18 期合刊號。

⑭① 同⑪⓪，頁 51～52。

⑭② 載《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頁 18～23。

⑭③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 年第 2 期，頁 44～51。

⑭④ 載《内蒙古社會科學》1991 年第 3 期，頁 105～114。

⑭⑤ 載劉鳳翥、盧勳、華祖根編《中國民族史研究》第四册，改革出版社 1992 年北京版，頁 71～81。

⑭⑥ 同㉞頁 147～156。

⑭⑦ 載《民族譯壇》1990 年第 1 期，頁 61～62。

⑭⑧ 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增刊，頁 238～256。

⑭⑨ 載《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1 年第 1 期，頁 70～78。

⑮⓪ 曹彦生《契丹大字研究綜述》，載《民族研究動態》1993 年第 4 期，頁 42～48；關樹東《近年來國内的契丹小字研究》，載《民族研究動態》1993 年第 4 期，頁 49～52。

⑮①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小字の表音の性質》，載《立命館文學》第 565 號，2000 年 6 月刊行，頁 54～86。

⑮② 載《内蒙古日報》1980 年 6 月 21 日第 6 版。

⑮③ 載《中華兒女》海外版 1999 年總 102 期，頁 53～56。

⑮④ 載《民族語文》1984 年第 5 期，頁 1～8。

⑮⑤ 載《民族研究》1984 年第 5 期，頁 53～59。

附録一 契丹原字音值構擬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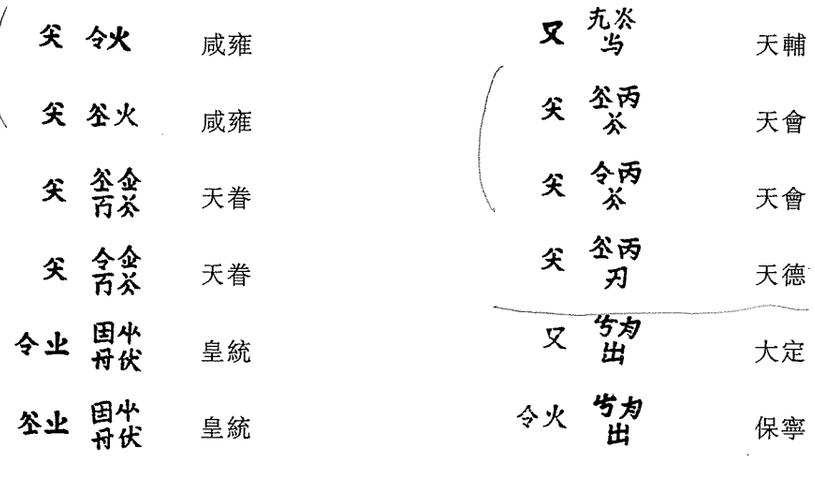
原字	音值	原字	音值	原字	音值	原字	音值
买	ɑn	杏	ǐ	久	t	非	iɑŋ
雨	in	尺	tɑ	伏	nə	曲	kɔ
丙	iou	求	iun	付	p	虫	æn
万	i	半	ie	仲	uiæ	文	iæ
丙	mo	奏	ɑn	仍	t'	亦	iun
丙	ʦ'	不	ɤɑ	仉	ir	戈	z,
戊	ʃ	及	u	们	tu	穴	nou
毛	t'au	及	m	仐	fu	穴	nɑi
丞	is	有	ən	仚	fu	凡	k
北	xu	支	i	仚	s	习	ɑ
王	ti	子	tʃ	余	u	讷	tʂi
市	ɑi	刘	tʃ	令	ku	酒	i
业	ɤɑ	列	ɤ	介	t	关	i
业	xɑ	药	tʂi	会	ɤou	乂	k', x
并	iɑŋ	药	tʂi	坐	n	爻	i
步	ou	不	ɔn	坐	t	火	kut
东	v	央	ɑu	伞	n?	犬	uŋ
主	uɑŋ	本	tʃ'	伞	ʦ	爻	uɑi
艾	iæn	业	k', x	仆	l	爻	e
艾	ɤuɑŋ	为	xəi	火	uei	谷	i
艾	iue	久	u	火	uei	谷	ǐ
艾	iuæ	北	ʂǐ	坐	ŋ	当	uŋ
艾	sï	乃	uŋ	坐	iæm	当	fɑŋ
本	li	及	ɑm	仌	un	当	tʃu?
友	ʦï	为	o	非	p'o	号	iɑu
并	ʊ	东	ɑ	业	ɑŋ	平	ul
尤	t'		ɔ	叔	k'ɑ	只	u

奕	ur	气	ɑŋ	中	pən	圣	t'ɑi, tɑi
劝	ʦ'	劣	t'u	出	u	甬	ʦ'ɑ
亥	ʦ	矢	tə	业	tʃʊ?	邪	tʃɑo
太	uŋ	矣	li	闲	p'	币	tɑ
太	uɑi	叟	lu	方	iŋ	圣	hai
夯	e	矣	lu	卡	li	六	t
舟	p	禾	is	杏	dur	勺	tʂən
化	rə	几	k'	兆	ni	欠	ku
仐	u	米	u?	兵	us	木	lu
公	u	条	tu ku	扎	li	汁	fən
冬	ɑsɑ	刀	nɑ	奔	e	卉	t'il
本	uŋ	用	il	秀	ɤɑ	丸	mu
冈	ʦi	田	u	刃	i	哭	meŋ ɑn
金	məi	土	t'u		ʦ'i	仕	mə
乞	tsï	生	pu		ku	舟	ʃi
衣	i						

附録二 已釋讀契丹小字詞語表

1. 年 號

矣 伞生 及扎	統和	又 令丙 刃	大康
矣 伏屮 只爻	開泰	又 伞分 廾及 用	大安
又 万文 百及	太平	又 米廾 及用	大安
庆 伞 村	景福	又 伞 村	壽昌
矣 伞分 屮丑 为木	重熙	矣 伞卡 屮爻	天慶
矣 米屮 丑木	重熙	矣 木廾 及扎	乾統
矣 冬木	清寧	矣 木伞 及扎	乾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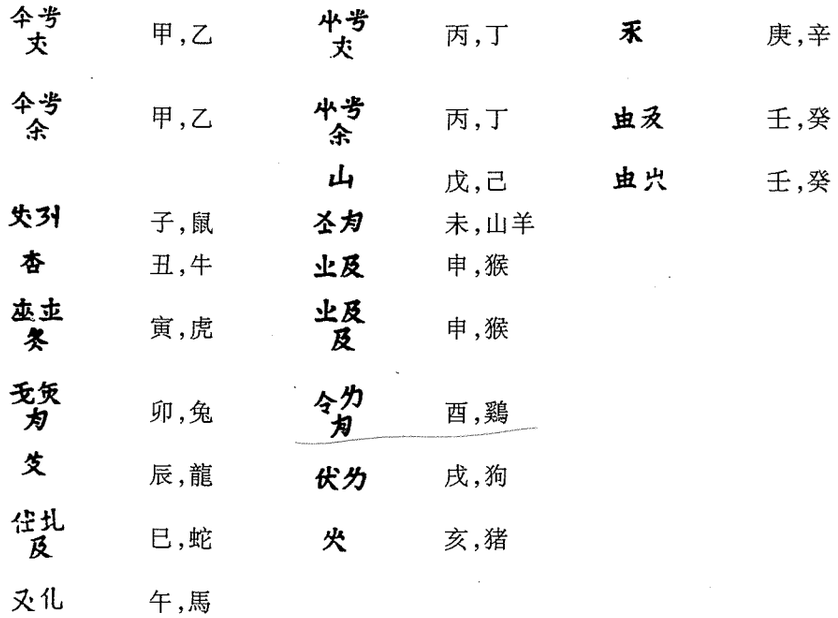


咸雍
咸雍
天眷
天眷
皇統
皇統

天輔
天會
天會
天德
大定
保寧

2. 天干與地支

在契丹小字中,用五個契丹小字表示十個天干,即"甲"、"乙"同用一個契丹小字,根據具體情況可把它釋爲"甲"或"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情況與此相同。有人主張契丹語中的天干實際是五行,也有人主張是五色,衆説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姑且避開争論,徑自釋爲天干。契丹語中用 12 個生肖來表示 12 個地支則是公認的。爲了與天干配套,用十二生肖紀年時,我們把它們譯爲地支。



甲,乙
甲,乙
丙,丁
丙,丁
戊,己
子,鼠
丑,牛
寅,虎
卯,兔
辰,龍
巳,蛇
午,馬
庚,辛
壬,癸
壬,癸
未,山羊
申,猴
申,猴
酉,鷄
戌,狗
亥,猪

3. 時令與數詞



年
日
朔
時
正月
春
秋
元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
五十
七十
百
萬
首,第一
第二
第三
月
日(時位格)
時
時
夜
夏
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
四十
六十
七十
千
萬
第一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七	
第九	

4. 稱　謂

父(爺)	
母、女	
祖父	
曾祖父	
祖宗(上輩的爺)	
伯父	
叔父	
兄	
弟	

第六	
第八	
祖	
宗	
兒子、女兒	
孩子	
男性	
女性	
夫人	
妻(女人)	
娘子	

5. 日常用語

大	
大	
誕生	
小、少	
仁	
聖	

志	
志	
志	
字	
文	
中、中央	

孝	
孝	
孝	
題、書寫	
右	
露	
聖	
聖	
新	
掩閉	
掩閉	
天	
地,后土	
使之修飾	
墓	

衬	
衬	
次序	
打獵	
陽面	
降	
詩	
掩閉	
順	
聖	
曰	
殯	
册	
今	
昔	

	墓(時位格)		墓誌銘
	中、中央		已故
	病		已故
	任所		已故
	州		薨
	縣、玄、乾		限
	郡、軍		俄
	國		嫁
	/國		嫁
	府		皇太后
	壽		皇帝
	歲		皇后
	左		皇后
	崩		封
	崩		封
	飲		封
	甘露		封

	敕		封
	奉		除,成爲
	撰		除,成爲
	返回		除,成爲
	銘		除,成爲
	宫		臣(僕人)
	宫殿		該(此)
	哀		至
	兼		來
	回		徙
	邑		上、院、宫
	食		北
	實封		西
	户		南
	部		名、號

伏父 安	部	伏介 矢	部
6. 官　名			
丙土 及 ㄓ 父	右丞	屯 业又 矢	一品(時位格)
丙土 及 ㄓ 父 ㄔ 爿	右丞相	戈土	守
丙土 及 ㄓ 爿 ㄆ 丙 文	右僕射	戈土 廿 ㄨ 水	守司空
雨 句 重 ㄔ	都統	戈土 ㄒ 兆	守太師
雨 当 ㄐ ㄆ 久 ㄓ 介	崇禄大夫	戈土 ㄒ 介	守太傅
戈 ㄠ 介	尚父	戈土 ㄒ 爿 及	守太保
戈土 及 ㄔ 並 几 亦	少將軍	戈土 廿 劣	守司徒
戈 ㄠ ㄔ 爿 几 亦	上將軍	㐅 ㄠ 戈 ㄨ	尚書
父雨 ㄔ 同 几 ㄊ 攴 久 ㄓ 父 介	銀青光禄大夫	㐅 父 ㄊ	郕王
ㄔ 劣 ㄔ 爿 几 亦	小將軍	㐅 父 ㄔ 爿	丞相
父 ㄨ 艾 方 ㄋ 水 ㄔ 雨	御院通進	㐅 劣 ㄊ 久 ㄓ 父 ㄔ 爿 几 亦	昭武大將軍
戈 ㄨ 又 关	樞密	几 亦 ㄊ	郡王
戈 ㄨ 又 关 仆 公	樞密院	兆 ㄘ ㄐ ㄠ	侍郎
戈 ㄨ 又 关 介 兆	樞密副使	兆 ㄚ 子 水	侍中
戈 劣 及 兆	少師	劣 水 几 业 乃 ㄔ 丙 几 火 兆	同監修國史
㐄	汗	六 ㄓ 介	大夫
㐄 亚 买	可汗(所有格)	付 同 又 为 仃 几 业 㠯	兵馬都監
女 券 几 火 ㄊ	越國王	介 又 为	駙馬
友 黑 ㄐ ㄠ 子 水	職方郎中	介 又 为 关	駙馬(所有格)
友 同 ㄊ	鄭王	仃 劣 水	都統

友 同 兆 ㄐ 同	政事令	仃 父 ㄠ 几 文 㠯	都點檢
丂 业 ㄓ 廿	印牌司	仃 几 才 㠯	都監
ㄐ ㄠ 子 水	郎中	介 兆	副使
ㄐ 同 ㄔ 为 乃 戈 並 兆	領三省事	介 丹 及 戈 火	副部署
ㄐ 同 几 水	令公	介 几 火 戈 ㄠ ㄔ 爿 几 亦	輔國上將軍
不 业 ㄖ 吊 ㄠ 戈 火 戈 並 为	行臺尚書省(所有格)	介 及 几 丙 水 兆 ㄚ	副宮使
子 太 戈 火 ㄐ 同	中書令	介 亦	府尹
子 水 戈 火 又 为 不 业 同 引 ㄠ 兆	中書門下平章事	用 中	夷離畢
子 水 几 同 为 ㄐ 丙 戈 土	中京留守	兆 ㄔ 並	使相
父 关 亚 戈 ㄠ 介 水	元帥府(所有格)	父 关 丂 太 ㄔ 乃 廿	儀同三司
㐅 丙 ㄐ 丙 几 火 ㄊ	陳留國王	叔 ㄓ 介 父 关 丂 太 ㄔ 乃 廿	開府儀同三司
ㄔ 及 戈 及 介 介 戈 及	左率府副率	业 同 引 ㄠ 友 同 兆 ㄘ	平章政事
ㄔ 並 几 亦	將軍	丹 雨 几 火 几 太	豳國公
ㄔ 並 几 水	相公	丹 及 戈 火	部署
乂 ㄓ 几 火 丹 朱	開國伯	丹 久 丙 文	僕射
叔 ㄓ 几 火 丹 朱	開國伯	丹 劣 几 关 关 久 ㄓ ㄔ 爿 几 亦	驃騎大將軍
叔 ㄓ 几 火 力 乃	開國男	冄 公 吊 兆	觀察使
ㄔ 及 㐅 ㄔ 爿	左丞相	穴 为 业 又	一品
介 ㄓ 关 兆	太師	穴 父	太守、長官
介 ㄊ 父 火 兆	防禦使	几 丙 水 兆 ㄚ	宮使
父 文 方 子 水 兆 父	殿中侍	几 ㄊ 攴 久 ㄓ 关 介	光禄大夫

殿前都點檢	
節度使	
洛京留守	
龍虎衛上將軍	
宰相	
濟王	
留守	
禮部侍郎	
銀青崇禄大夫	
功臣	
功臣	
許國王	
于越	
太師	
太師	
大王	
太保	
太傅	
太子少師	
北院承旨	
敦睦宮判官	

公主	
金紫崇禄大夫	
金吾衛上將軍	
國王	
國子祭酒	
檢校	
檢校	
團練	
太尉	
太保	
尚書右丞相	
尚書右僕射	
尚書禮部侍郎	
敞史	
林牙	
林牙	
郎君	
經略	
惕隱	
夷離堇	

7. 廟號和封號

懿祖	
玄祖	
德祖	
太祖	
大聖	
太祖聖元皇帝(所有格)	
太宗	
德宗(所有格)	
許國王	
蜀國王	
楚國王	

景宗皇帝	
聖宗	
聖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順宗(所有格)	
仁懿皇后	
宣懿皇后	
太皇太后	
皇太叔	

8. 姓名、地名等

耶律	
耶律固	
王圭	
婁室	
特每	
鐵離	
黄應期	
胡賭古	
旅奮	

上京	
中京	
東京	
南京	
西京	
洛京	
漆水縣	
漆水郡	
混同郡	

几火 交	控骨里	业当 戈发 农土	奉聖州
扎屮 舟伏	訛里本	又 山 几交 朴	大金國(所有格)
节火 火	崇骨德	吴关	契丹
几丗 儿	耿氏	灰	山
吴爻 关	契丹	北刘 吴关	哈喇契丹

劉鳳翥,字潜龍,1934 年 11 月 7 日生,河北省鹽山縣人。196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門化,1966 年研究生畢業於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此所 1977 年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北古代民族史專業,師從陳述(字玉書)教授,畢業後留民族研究所工作,逐步昇至研究員。

A Survey of Studies on Qidan Script in the Latest 20 Years

Liu Fengzhu

Summary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Qidan Script from 1980s to 2000. It begins with the first part, which describes the discovery of Qidan Big Script monuments and the following studies on them.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extensive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are given to those studies on Qidan Big Script in recent 20 years.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recent years' discovery of Qidan Small Script monuments and the studies on them, followed by the fourth part giving thorough analysis on those studies. The fifth part of the paper is appendices, including the sound value constructive table in Qidan original character and the explanatory reading table of small Qidan character of words.

鄭振鐸和他的文學成就

鄭爾康

鄭振鐸是 20 世紀上中葉，活躍在我國文壇的一位享譽中外、著作等身的文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公元 1898 年，也就是我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的那一年的 12 月 19 日，鄭振鐸誕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温州市）乘凉橋的一座叫做“炮丁”的古老宅院裏。

鄭振鐸，主要筆名西諦、CT（鄭與鐸二字的英文縮寫），也常用他的本名鄭振鐸。30 年代以後，常用“郭源新”作筆名，據説與他的母親姓郭有關，也有一説是這三個字，與“鄭振鐸”三字的草書極形似被人誤認，因此就將錯就錯了。

他祖籍本是福建省長樂縣首占村，後因當幕友出身的祖父，被委派做了銅山島的海防小官，舉家便遷到了温州。父親曾在蘇州縣衙當幕僚，後因精神失常，回温州家中療養，不久便病故，這年鄭振鐸才七歲。12 歲那年，祖父也去世了，從此家道中落。他和兩個妹妹，一家四口只得依靠親友施舍，及母親郭氏做針黹女紅的微薄收入，維持清貧的生活。

他在永嘉第一高等小學畢業後，考進了浙江省第十中學，常常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迫停學，勉强讀完了中學。

1917 年夏天，鄭振鐸來到了北洋政府的統治中心——北京，投靠在外交部做小簽證官的叔父。不久，便考進了交通部所屬的鐵路管理學校（北方交通大學前身）。因爲這一類學校，將來謀職業可有保證；同時，學費較低。他幾乎年年都名列第一，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免費學習的資格。

叔父家住在東城，課餘時間，他常到附近的基督教青年會辦的一個小圖書館去看書。在那裏，他認識了和他同樣熱愛文學的瞿秋白和耿濟之、許地山等